



上 册

不要说谢·····	任晓丽(1)
为自己画张像·····	苗婷佳一(4)
生 日·····	刘铮华(6)
黑白人生·····	高原湖(8)
不叹秋凉 ·····	杨 静(11)
看着湖 ·····	兰 海(13)
一条鱼顺流而下 ·····	谢 冕(16)
十二岁的花季 ·····	菱 子(19)
美丽的占有与丧失 ·····	李忠效(26)
再添一把柴 ·····	梦天岚(30)
水的仪式 ·····	张绍民(32)
假若某日来临 ·····	斯 人(37)
悄悄话 ·····	松 松(40)
空白的画 ·····	苗苾榕(43)





生命的启示	乔 叶(46)
牛仔背带裤	程 萍(52)
漂 泊	张淑芳(55)
“中等生”絮语	程 远(57)
情 调	舒 洋(60)
你是什么东西	小蓉儿(63)
怀念钢笔	崔书毓(67)
美丽时光	林 子(70)
愚人节的礼物	刘 敏(72)
芬芳如故	戴薇薇(77)
美丽的秘密	孟 琳(79)
我不想说再见	胡 晶(82)
风雨无阻	葬 花(85)
平淡的朋友最长久	于 勤(87)
跟死亡接吻	于富强(91)
深秋馄饨情	桑晓梅(9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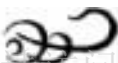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难忘樱桃	杨泰彪(96)
四眼田鸡的 report	蒋文婷(100)
树叶的心灵	杜文辉(103)
好好活着,好吗	师 川(106)
水 手	卢艳霞(109)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	E·爱伦坡(111)
列车上的故事	韩 焱(115)
你是我的词典	佚 名(118)

下 册

愚昧的喜剧	喻丽清(123)
所谓伤心	叶倾城(126)
分离,让我们懂得了珍惜	胡 晶(130)
大山无语	胡杏让(132)
快 嘴	木 子(135)
一个老人的爱情	思 思(137)
处 暑	田友桂(140)
书 债	张锐强(142)





门前,那棵苦楝树	资丽辉(145)
小站台	庞俭克(148)
你在我身边	高 丽(151)
粉豆花儿开	牟瑞彬(156)
女儿长成苹果树	佚名(160)
在电车上画像	铃木优子(163)
聪明是什么	佚名(165)
给爸爸的一封信	玲 玲(167)
跪下来的母爱	佚名(170)
棋 室	刘畅极(172)
矛盾的名片	龙兴启(175)
丑 婆	陶 柳(177)
虹	廖彦兰(180)
撂荒地	刘北来(184)
停产的日子	赵 华(188)
井水清清	苗旭宏(191)



曾老师的日记·····	王绍杰(193)
圆内不是“平行线”·····	孔妍晔(202)
美丽与幸福(外二章)·····	苗 子(205)
乡 下·····	张典华(209)
你在他乡还好吗? ·····	丛 榛(212)
压岁钱·····	曲 近(215)
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·····	佚 名(218)
想 笑·····	介川比吕志(221)
我们是一家人·····	秦文君(224)
吾家有女初长成·····	王绍杰(227)
月露之台·····	梅绍静(235)
数不清的月亮·····	詹姆斯·瑟伯(239)
静心之事·····	文乾义(242)
苦涩的青苹果·····	瑾(244)





不要说谢

◎

任晓丽

他来信了，信中夹了一枚紫红的丁香叶，他说是从校园采的。信中还讲了很多有关校园的事，说他生活得很快乐，最后在结尾写道：谢谢你！

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，刚下班的我准备买点菜回家烧饭。天很冷，市场卖菜的人几乎要走光了。我东张西望，这时寒风中，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男孩子叫着我：“大姐，买鸡蛋吗？自家产的，蛋黄很红呢，您买，贱点，买点吧！”声音有点怯生生的。我低头一看，他的筐里还能有四十多个鸡蛋，都是红皮的。他见我有点动心，有些兴奋地说：“您买吧，大姐，三毛五一个，买四十白送两个。”我抬头仔细看看这个男孩子，他黑黑的脸庞，大大的眼睛。我这才发现他穿的根本不是白大衣，而是用洗得发

树
叶
的
心
灵

1





白的劳动布缝制的大棉袄。从他的衣着我感到了他的贫穷。我在农村住过，我深知这些鸡蛋对一个农村孩子的分量。于是，我对他说：“好吧，我全包了！十四块七毛，四十二个蛋，你看对不对？”男孩子接过钱，检出七毛递给我：“刚才说好的，买四十白送两个，这七毛钱我不能要。”我想说什么，可看到那张坚毅的小脸儿，就把话咽了回去接过钱。“大姐，我帮你把鸡蛋送回去吧，道儿这么滑，您穿着高跟鞋，别摔倒了把鸡蛋打碎了。”他脸上漾着笑。我看着他，又看看自己的鞋，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了解到他住在桦树那边的山上，家里十分困难，姐妹三个，还有个小弟弟，父亲种地，母亲养鸡。为了能继续念已考上的农校，他卖了一个寒假的鸡蛋。我感动了，邀他进屋并找出一些衣物让他带给他的家人，他小脸涨红了，黑眼睛闪着光，连声说着：“谢谢你！大姐。”

冬去春来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淡忘了，一天突然有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敲门，我惶惑着问他找谁，他不好意思的笑笑，指着一大筐山芹菜说是来感谢我的。原来，他是那个卖鸡蛋的男孩子的父亲。以后，那男孩子来过，他的母亲也来过，我呢，也去山那边的草房里作客。为此，我的邻居还常常羡慕我有这么好的山里亲戚，我心里笑着。

日月如梭，小男孩子农校也快毕业了，他在信中说永远忘不了我这位姐姐，说毕业后一定回乡干番事业来报答我……其实我真的没做什么，我只是把我的爱心分给困难中的他和他的家人，这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的呀。有首歌唱得

好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……。
是的，美好的人间是充满着友情的，而有了友情还用说谢吗？



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
的人间……。是的，美好的人间是充满着友情
的，而有了友情还用说谢吗？

树
叶
的
心
灵

3





为自己画张像

◎

苗
婷
佳
一



朋友是个画家。我看过他为很多人画的像,都很不错,奇怪地是,却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画像。问他原因,答:画不好。

他说:画别人,即使是一个陌生人,只要仔细观察,捕捉到他最细微的神态特征,就必定能把他画好。可是自己……做个游戏吧,你闭上眼睛,试试回忆一下母亲的模样。我照做了,立刻妈妈慈爱的眼神,温暖的笑容便浮现在面前。

他又说:再想想你的伴侣,你的朋友,你小学第一任班主任,昨天你走在路上留下深刻印象的人……

我一一照做,眼前纷乱着一幅众生相。然后,朋友忽然说:现在,想像一下你自己。我的思维忽然就凝滞了。

我自己?我知道自己有很长的头发,穿很长的裙子,可是我想不起自己的眉毛眼睛具体是什么样子。我不知道看人时是

怎样的眼神，不知道我的笑容是否美丽，我努力的努力的想着，可是至多只能回忆出一两张自己的近照上经过矫饰的失真的微笑。

我终于明白朋友的悲哀了。

原来，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最不了解的人，竟然是我们自己。

可是，不知道自己的长相也许并不重要，可怕的是，我们往往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——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吗？是一个慷慨的人吗？是一个正直向上的人吗？是一个愿善待别人的人吗？

朋友说：“也许我得借别人的眼睛给自己录次影，然后把自己当成别人来欣赏，挑剔，把握，那样，或许可以成功地为自己画一幅像了。”

用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，了解自己，正视自己的优点，缺点，然后在人生的画板上——描绘，修改，美化，成就一幅令自己真正满意的画像，并在这画像前绽开自己最美丽，最真实的微笑。

我想，我们每个人，都应该好好为自己画一幅像的。

树
叶
的
心
灵

5





生日

◎

刘铮华



静静的，点燃了自己的生日蜡烛。

刹那间四周一片明亮，烛光映红了一切，心也被感动，像那火苗，一漾一漾地！

没有掌声、没有喝彩、没有祝福，只有火光摇曳，莹莹然然的闭上眼睛，心里默默祈祷，往日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影像，穿越时空，汹涌于眼前，拂去时光的尘埃，一切都焕发出最初的色彩……

有风吹过。

如豆的火光冉冉欲飞，室内却更为迷蒙和寂静，只听得烟花“剥剥”的轻响，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被火光摇动的乱而辉煌，又看到十字架上为万民忍难的耶稣，又看到天使灿烂的笑容，而那纷乱思绪却似乎得到了梳理和净化。

随着季节的更替，青春已如牛仔裤一样渐渐的泛白和褪色，向日葵一样灿烂的日子如流沙于指尖流淌……

当岁月之犁从容的在额头上犁出沟壑的时候，放眼透明的玻璃窗，一片纯和的色彩便淡淡辅开了，于是真的能感受到隐在乐游原上对夕阳做的那一番凭吊的深刻了，而在这一刻，凝望跳动的烛焰，却只想握住这一份永恒。

烛光如水般荡漾，一切更不真实，仿佛屋内的所有都罩上了白纱，而思绪也被这蛛网一样的迷蒙淹的一干二净，似乎又传来卡朋特的“Yestrday once more”悠扬的旋律，淡淡的忧伤……

我祈祷，再一次闭上眼睛……

“哟……”屋内太暗，天使离我远去，一切都随着那来不及吹却被甜奶油淹没的蜡烛远去了。倦意如潮水袭来，用手指蘸团奶油塞入口，那真实的感觉让我惊讶，半梦半醒间想着几个小时后，太阳升在窗前，鸟语花香，人世照样喧嚣，一切都回到平凡而真实的现实中，阳光依旧绚丽，白云那样微笑。我也如此，便如，人生……

树
叶
的
心
灵

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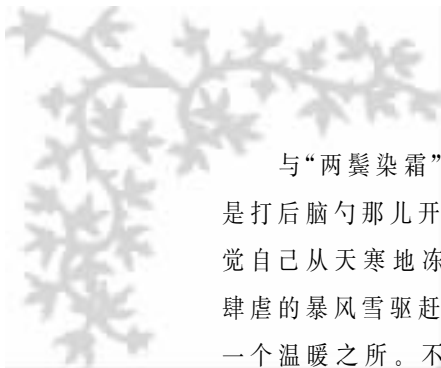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有希望的人，往往是一个永不失望，
尤其不对自己失望的人。



黑白人生

◎
高原湖



与“两鬓染霜”的朋友稍异，我的头发，是打后脑勺那儿开始变白的。我因此而感觉自己从天寒地冻的北方走来，一路上被肆虐的暴风雪驱赶着，我走向南方，为寻找一个温暖之所。不知道我是否能找到，只感觉那霜雪在脑袋背后愈积愈多，并开始向命心和鬓角悄没声息又不可遏止地蔓延。

生活固然平淡，但黑发转白这样一种形式所阐述的人生内容，在外表平静的演进中，于脑颅内都发生了多少不可思议的生命呐喊与激荡，却是我们所难以描述的。

于是想到“脑海”这样一个词儿。它是脑又是海，这样一种由颅骨所包容、所限制并刻意保护着的球状物质。它里面有孤帆远影，有沙鸥翔集，有骇浪惊涛，有万顷一碧；有世间所能见到能听到能想到的、具体的抽象的、形而下的形而上的，以及一切匪夷所思的东西。

两鬓染霜者或属智慧型人物，一如影视作品里所见到的那样。而我这样不论青

红皂白打后脑勺上白起来的，大约就只能算是行动型的了，是“做”的命。因为后脑勺那儿是小脑，而小脑据说是管动作的，不像大脑，大脑管的是思维。据说拿乒乓球冠军的人小脑就特别发达，动作敏捷，天下无双，可惜我运动项目一样不行，惟一喜欢的是满世界找人扳手腕，走到哪扳到哪，以显示自己的蛮力，直惹得文明社会的谦谦君子侧目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，街坊上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孩子双臂箍着我的脑部，原地打转甩着玩，结果手一松，我被掣在青石街面上，后脑勺掣出个窟窿，热血奔涌中被父亲抱回家里，顺手抓了把黄烟，塞进后脑勺去。血止住了，并且最后长好了，还几乎未留下什么伤疤。我不知道父亲根据的是何样一种治疗原理，也不知道后脑勺内还存没存有黄烟，存有多少。黄烟，就是至今云南人用大竹水烟筒嘴罗嘴罗抽的那种灿烂烟丝，金黄而美丽。——我后脑勺部的头发是被那黄烟熏白的也说不定哩。

还想到十年浩劫时蹲监狱。有一天看守把人依次叫出号子，剃头。操刀者是同号子一个破坏军婚犯。轮到我，我说我不剃。二十郎当岁的小伙，正是时不时地需要将头发骄傲地往后面一甩的年龄，剃个葫芦瓢，如何见人。看守恶狠狠地朝我吼“不剃！不剃让那头发长长来把脸盖住！里面生满虱子！”把脸盖住我不怕，电影里的革命者也正是这样呢。但里面长满虱子却令人不寒而栗。结果一头青丝落地，数天后人却平反出狱。这才觉得，人实在不该被看守的凶言恶语和虱子所吓倒。





发现头上长出第一根白发是在大约三十六岁时,当时还好一番“小资情调”的感慨,并奢侈到写一首诗,说什么第一瓣雪花既已飘落额间,我等待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上眉梢,而半世人生积攒在颅内的热力,定能将它化为淙淙溪水,流向生我养我的土地,云云。

近年以来,不断有人惊讶我的头发何以白得这样快,我说“季节到了。”又不断有人劝我去把头发染了,我却没有听从这种劝告。不是不喜欢青春和“臭美”,而是怕麻烦。想到一时把自己托付给某种染料了,就得随时留心那染料在头上的保留成色和遮掩度,我想这肯定是一桩费心费力的事情。若不染呢?自己白捡个懒不说,隔三差五碰到个熟人,也好让其随手从我的脑袋上拾起来一个搭讪的话题,而不至于相对无言。

青春,青年,青头儿或者青皮后生,我想这“青”,也许指的就是头发的颜色。青的,青幽幽的,便是年轻。之后,这青色慢慢褪去,人也就一天一天被岁月洗白了。“洗白”,好像是一句黑话,赌博中输得精光就叫做被人“洗白”。但人生不是赌博。头上的白,或许是一种精粹,是打生命本质里析出来的盐。

当然,太嫩的舌头,是尝不出那咸味的。



青春,青年,青头儿或者青皮后生,我想这“青”,也许指的就是头发的颜色。青的,青幽幽的,便是年轻。



不叹秋凉

◎
杨
静

大一时，我把脖子上的钥匙串摘了下来。大四时，我又把背包换成了提包，一再地告诉自己，已经不是孩子了。然而，实习时发现，许多东西不是一个钥匙圈和手提包所能抹杀掩盖的。比如眼神，实习生的眼神总是认真加坦白，而不是像镀了金属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沉稳而又适时的疲惫张合。所以就不难解释，为什么看门老头总揪着你问：“小姑娘，找谁？”为什么会议接待人会上上下下打量你，翻来覆去查看你的证件。为什么那位被采访者会打电话到报社，核实有无此人……如此令人苦笑的一种。

实习很忙，然而也包括瞎忙跟白忙。你必须接到任务后马上行动，你必须不断地看报吸取借鉴，你必须自己寻找线索，你必须不停地在形形色色的人之间穿梭奔波，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出稿子。在此

树
叶
的
心
灵

11





之中,也许得忍着几个小时的晕车马上投入采访,也许得撑着重感冒的脑袋做好采访笔记,也许得顶着正午的烈日从城北骑车到城南。实习时间长了,你就会发现,其实这根本不算什么,根本不值一提!等遇到真正困难的时候,你很可能就缄默了。

最令人欣慰的是有稿子在报上露脸,那一整天都是笑意盈盈的。偶有同学提起了,只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:“那个豆腐块,别提了!”其实心里早就仰天大笑了。即使是报纸夹缝中的几十个字,自己也会看得比头条还重要。最令人沮丧的事是劳而无功。不出成绩的尴尬和焦虑,让人无所适从。我骑着破单车无目的地挤在人流中,一遍遍地告诉自己:在你周围比你遭遇更惨的人多得是,不要泄气。其实也是别无选择的,不能泄气啊!



为什么那位被采访者会打电话到报社核实有无此人……如此令人苦笑的种种。